

用阅读审视“是母亲，更是自己”



长篇小说《多湾》 一路走着，心向光明

日前，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此书自2015年首次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以来，以其深刻的时代洞察与细腻的女性视角，获得了广泛赞誉。

作为2023年荣获“中国好书”称号的《芬芳》的姊妹篇，《多湾》以中原腹地颍河流域为背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讲述了一位名叫季瓷的乡村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牺牲，以及她一家五代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坎坷历程。小说以季瓷为核心，辐射出一个家族的枝繁叶茂，同时也映射出中国城乡七十余年的沧桑巨变，展现了普通人命运的波折与精神的升华。

《多湾》聚焦的是颍多湾的人、事、物，但书中的“河西章”已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地理范畴，成为一个文学地理坐标，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指向整个中原地区，成为中原人文的缩影。书中的“河流”是蓬勃生命的象征，以季瓷为代表的女性正如澎湃丰沛的河流，在遵循与突围中行进，怀抱泥沙，奔流向前，润泽苍生。

这部作品不仅是周瑄璞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扛鼎之作，作者曾以《白鹿原》为自己的文学标杆，历经十年磨砺，十易其稿，陈忠实则在其创作修改时给予莫大鼓励，又在小说出版前后为其亲笔力荐。《多湾》展现了周瑄璞极具辨识度的文学质地，是其“厉兵秣马”的勃发之作，也是一部平民的奋斗史、女性的成长史，经由《多湾》，中国文坛记住了周瑄璞的名字。

作为《芬芳》的前传与姊妹篇，《多湾》与《芬芳》共同构建了一个女性视角下的历史长廊，两者相互辉映，共同描绘了中国女性面对困境不屈不挠、勇于追求幸福的壮丽画卷。两书通过不同的女性角色，展现了河流般的坚韧与土地般的包容，成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正如贾平凹所说：“从《多湾》到《芬芳》，一路走着，此心光明。”

《请记得乐园》 那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继豆瓣“热门推理”《19年间谋杀小叙》创作高峰后，悬疑作家那多潜心创作六年，带来一部脱胎换骨之作——《请记得乐园》。这次，他撕开由谎言编织的人生，讲述了一个“面对悬崖，再进一步”的故事。

悬疑小说创作的背后，寄托了作者本人很多美好的情感，尽管其中有血腥、暴力和死亡。但是，这其中还有梦幻的一面，“‘乐园’其实放大了我心中希望一个人是怎样的，以及由这些人努力奋斗而成的社会和人间是怎样的这种理想。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能被一团光朦朦胧胧照亮的柔软的地方”。

母亲节书单

对于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大家习惯性地讴歌母爱的伟大，但是之于每一位女性来说，母亲是隐忍，是责任，是付出，但同时，“她”还意味着独立的个体，拥有自主的身体、思想、感情、创造和记忆，“女性可以不再是慈母、伟大母亲、天职的绝对形象，而是把母亲身份看成是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长篇小说《多湾》以“大女人”的历史观洞察时代、女性力量诗集《我应该，我要，我愿意》投射出的“小女人”的反焦虑，也成了“是母亲，更是自己”这句话的绝佳诠释。当然，此时再读当代西班牙语世界最畅销的女作家、年近八旬的阿连德将毕生经历与思索抒写成册的《我灵魂里的女性》，或许可以真切地理解她所写下的句子：“是什么滋养了所有女性的灵魂？感到安全，受到重视，性别平等，掌控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最重要的是：勇敢地爱与被爱。”

《我应该，我要，我愿意》 诗集用反焦虑的诗意碰撞生活

近日，专治焦虑的“95后”女性主义诗人、小红书头部青年诗人焦野绿的全新女性力量诗集《我应该，我要，我愿意》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212首最新原创诗歌。

在这部作品中，焦野绿透过女性诗人细腻的视角，立足日常，为普通人发声。全书共五个章节，从开始面对

心中的呐喊走向成长与勇气，从学会拥抱世界到接受爱自己，每一首诗都是她人生中往前行走的足迹。

涂鸦是焦野绿创作的独特方式，作为95后，她脱离传统诗歌的写作框架，用年轻的语言，前卫的方法，把诗歌带到大街小巷，让诗意和真实生活碰撞。在这本书里，读者与作者同频，在诗句之间感受被理解、被看到、被表达的喜悦；他们关心世界，更关心自己。

“这天地广阔，有一半是我的”“我会踩着时间的骨头，成为勇者”“暂时只爱自己，停止招待过客”“我要用尽全力，不让自己成为别人”“万物与我都扶摇直上”“我应该，我要，我愿意”……这是焦野绿笔下的诗，是有血有肉的灵魂话语，是年轻生命不愿屈服的骨头。

焦野绿为何走红？因为她说了太多属于年轻人的话。她把年轻人那些迷茫、焦虑以及如鲠在喉的痛苦都写下来，在新颖、轻盈的表达中给人治愈的力量。而所有一切在她笔下，最终都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评论认为，焦野绿的诗歌是烈焰，是活着的骨头，她用刀锋一样的笔告诉人们：用尽全力、不让自己、成为别人。



《我灵魂里的女性》 阿连德书写文学新作“爱的箴言”

伊莎贝尔·阿连德是当代西班牙语世界最畅销的作家，她的作品，如同她的人生，充满了激情与力量，不断探索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育儿的挑战、衰老的感悟以及爱情的多面性。1982年出版的《幽灵之家》，奠定了她在拉美文学界的重要地位。日前，阿连德的新书《我灵魂里的女性》简体中文版首次面世，年近八旬的她向女孩子们敞开心扉：女孩可以活成任何样子，只要那是你的选择。

在《我灵魂里的女性》一书中，年近八旬的阿连德将毕生经历与思索抒写成册，她追忆三段充满激情的婚姻，趣谈衰老的不便与新知，痛斥父权社会下的性别暴力，以此向生命中“那些可爱而伟大的女性”致敬：挑战社会规则的母亲，凝聚叛逆精神的年轻艺术家，遭受暴力却保持尊严和勇气的无名女性。《我灵魂里的女性》是阿连德对女性生活的一次全面反思，她以自身经历为镜，映照出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挑战与成长。从童年时期目睹母亲作为单亲妈妈的艰辛，到成年后对女性权利的不懈追求，再到晚年对爱情、衰老和自我价值的深刻洞察，阿连德的文字饱含着对女性的深切关怀与理解。

“我度过的每一段岁月，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有话要说。”书中，当她谈及“衰老”这个话题时，传递着睿智与豁达的心绪想必会带给每一位女性读者最为强烈的冲击：“我的身体在老去，灵魂却变得年轻。比起从前，如今的我更为挥霍，也更容易分心，但发脾气的次数却少了，我的性格温和了一些。我更加在意一直从事的事业，也更关心我爱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人。”“这是一个属于勇敢的老年女性的年代。我们这群女性已经见识过太多，没什么可失去的，所以我们不会轻易被吓倒；我们不想与他人竞争、取悦别人或是受到谁的欢迎，所以我们可以有话直说；我们知道友谊和合作的重要价值。”

《如意故事集》 万玛才旦 编译 中信出版社

导演万玛才旦，亦是小说家与文学译者，他的创作包括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气球》《寻找智美更登》、小说《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万玛才旦的作品受到藏族民间文学的强烈影响。编译的《如意故事集》以藏族民间传说中的如意宝尸为引，收录了二十四则如意宝尸说给背尸人德觉桑布听的故事，被誉为是藏地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表示：“小时候还没上学之前，就听到很多民间故事，然后把这些听到的故事讲述给别人听。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现在，这种传统正在慢慢消失。”故事集还收录了藏族艺术家的插画，并配以书中的藏地俗语。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